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台湾 玄小佛

几许烟愁

几许烟愁

台湾 玄小佛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天津市静一胶印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7 $\frac{3}{4}$ 161200
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
ISBN 7-5057-0219-X/I·130 定价: 3.20元

目 录

几许烟愁.....	1
眯眯眼.....	145
终 场.....	207

从掌声中的伸展台下来，浪琴就穿着刚才表演的露背红色长裙，匆忙走出时装表演会场，顺手招来计程车，直开到淑君订婚的酒店。

宴席是六点开始的，车停到酒店门口，已经迟一个钟头了。按了五楼的电梯，浪琴才想到忘了带送给淑君的订婚礼物。狠狠拧了自己一把，浪琴真是有点气自己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可以忘在家里，回去拿吗？已经迟到一个钟头了，等回去再拿来，宴席怕早已结束了，淑君不骂死自己才怪。答应她准时来的，谁晓得临时被硬拉去表演。

走出电梯间，浪琴拢了拢有点散乱的长发。宴席正热闹着，参加的人差不多有五六十个，浪琴一个也不认识。

远远的，就看到纤细小巧的淑君依偎在一个穿灰格子西装、个子很高的男孩身旁，不用猜，这就是淑君的未婚夫唐飞了。

没有人认识浪琴，浪琴也不认识任何人，悄悄的找到一个座位，正要坐下，淑君脆脆的，略带些尖的声音，兴奋但有着责备的叫了起来。

“好啊，浪琴，给我迟到一个钟头，什么意思？再不来我都要叫唐飞到警察局报案逮人了。”

拉着那个高高的男孩，淑君几乎是跳着过来的。短短的少女发型，小礼服式的粉红色短裙，衬着她圆圆的眼睛，翘翘的鼻心和鼓鼓的小嘴巴，跟橱窗里摆的洋娃娃没两样了。

“抱歉，真的是很抱歉，临时硬被拉去参加一场表演，怎么推也推不掉，你看，我就穿着表演的服装，换都没换就赶来了，等上了电梯才发现，礼物忘记带了。”

“你总有理由的，好吧！原谅你了。给你介绍，这就是唐飞。唐飞，这就是我每次跟你提起的浪琴。”

好深沉的神态，淑君说他二十八岁，但看起来，比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还稳健。淑君站他旁边，就象躲在一堵大墙后，刮什么天大的风雨，淑君还是安全的。难怪，难怪淑君总说：他是一个给人充分安全感的男孩。

“我认识你好久了。”笑一笑，浪琴礼貌地先伸手握了握：“在淑君的口里。”

“我也认识你很久了。”用着那种幸福的眼睛看看身边小巧的淑君，唐飞再转向浪琴：“也是在淑君的口里。”

“唐飞，你陪陪浪琴，我过去那边打一下招呼，马上过来。浪琴，你坐坐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

象一只小鸟般，一下就飞不见了。唐飞一直看着淑君穿进周旋的人群，才礼貌地帮浪琴端了一杯酒。

“我听淑君说，你很能喝酒。”

“有一种人，一生下来就能喝，我大概就属于那一种的吧。”

从镶珠的皮包里取出香烟，浪琴拿了一根叼在嘴里，又另外抽出一根。

“你抽这种烟吗？”

“KENT的，这种牌子好象都是女人抽的吧。”

“大部分是，它比较淡。”

打亮打火机，唐飞掏出自己的烟，抱歉地对浪琴笑笑。点燃了烟头，浪琴笑笑，把烟收回皮包。

“在国内，女人抽烟还是不容易被人接受。”

“这是不好改的观念。不过，我一直很欣赏女人抽烟，那也是一种美。”

“哦？”

这倒是第一次听到男人这么说，浪琴兴趣地看着唐飞。除了深沉的神态，整张脸的五官给人无比的男性美，那饱满宽宽的额头，那浓密的头发和眉毛，那挺拔的鼻梁和跟自己有几分相象的唇弧——宽而薄。

念大学的时候，自己那宽而薄的嘴唇，是大家公认的性感美，没想到，淑君这个未婚夫也有这么一个嘴唇。

“淑君经常谈你。”

“谈我什么？”

“谈你大学时候的风头，谈你一毕业——”

唐飞一下子把话煞住了，淑君再三交代，不要在浪琴面前谈她的婚姻，但话已出口了，尴尬凝在空气中，一动不动。

浪琴吸了口烟，笑笑，那种宽大、而又不在乎的笑。

“没有关系，淑君总是那么细心，她叫你不要在我面前谈我的婚姻是不？无所谓，每个人都为我这桩婚姻难过，除了我自己。好了，我们不谈这种煞风景的事。谈谈你们，怎么样？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好豪爽的女孩，吐个烟圈，涂着蔻丹的手一挥，就象什么紊乱的事全给挥掉了。唐飞发觉，浪琴这个女孩，比淑君口中更可爱。

“还没确定，不过最迟不会迟过年底，淑君希望早点，我是随她的意见。”

“选择淑君这样的女孩是你的幸运。”

“我很赞成我选择了她，她是个属于家的女孩，性格柔顺，会体谅别人。”

“你还遗漏了一项，她是个快乐的女孩，跟她在一起，你永不会忧愁。”

“对，她是个快乐的女孩，没有心眼，不会跟别人斤斤计较。总之就如你所说的，能选择到她，是我的幸运，终生的幸运。”

淑君小巧的身影从远远的人群堆里过来了，象一只小鸟，笑容散在她眼角、唇旁。几年了？她总是保持着那份纯纯的年轻，比较起来，浪琴觉得年龄上，自己跟淑君简直脱了节，而且是一大节。

“谈得好吗，你们？”

先对浪琴笑，然后偎到高大的唐飞身旁，幸福的光映在笑容里，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更快乐的女孩了。

“淑君，上帝总是对你偏心，让你遇到唐飞这么好的男孩。”

“哈——唐飞，你有这么好吗？”

“也许哦。”

高大的唐飞低下头笑着摸着淑君的脸，那景象，那眼中的神光，让人确定：这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无法插入他们

中间，无法分隔他们。

在伸展台上表演了近二个钟头，又赶到酒店，浪琴觉得有些累了。宴席看样子也差不多要散了，照说自己该最后走，帮淑君处理点事，但浪琴觉得该提早走了。不全因为累，或许是四周皆是陌生人，或许是淑君跟唐飞的亲爱，让自己有被遗忘的怅然。总之，浪琴觉得自己该走了。

趁着淑君和唐飞被别的朋友拉开，浪琴悄悄地走了出去，悄悄地进电梯，悄悄地在闪着霓虹灯的热闹街口招来计程车。

回到租的公寓，按亮客厅的灯，高跟鞋顺着脚的力量抛掉，手上的皮包往沙发一丢，浪琴让整个人歪歪地倒在客厅的地毯上。

象个停止呼吸的人，在地毯上躺了有十分钟之久，浪琴才起来，脱掉丝袜，脱掉那耀眼的鲜红露背装。

洗个澡睡吧！刚才不是觉得有点累吗？浪琴鼓励自己安详地睡。但，眼睛是紧紧闭了，可是思想却清醒得不得了。

医生再三嘱咐，能不用就尽量少用，安眠药吃多了，对身体是一大伤害。在床上翻来翻去有半个钟头，脑子里数了不晓得有多少只羊，还是没睡着。

站直身子，拉开床头的小抽屉，倒了杯白开水，浪琴把白色的安眠药丸抛进口里，再喝口开水，熄掉床头的小灯，闭上眼。这下，用不着数羊了，再隔一会儿，会有连梦都没有一个来打扰的安详睡眠。

一大早，彻耳的电话铃把浪琴从无梦的睡眠中叫醒了。

会是谁这么早就来电话？

眼睛张了又重新闭上，一个翻身，浪琴习惯性地抱住枕头，趴着继续睡，一只手把响个不停的电话拿下，本来不想听，但想想，还是拿到耳朵旁边了。

——哪一位？

——死浪琴，还在睡呀？我在这拨了十分钟了你才接。昨晚你什么意思嘛，才一转身就不见了，我和唐飞到处找你，怎么可以这么早走嘛，唐飞说可能是我们冷落你了，我告诉唐飞我们这么熟，才不会为这个原因，唐飞说那也不一定，最后唐飞说你一定回家了。

咕咕呱呱一大串的埋怨，里面夹了少说有五个唐飞，浪琴坐起身子，把落到面前的长发往后拢。

——讲完了吗？一句话讲了五个唐飞。怎么？一大早就打电话来骂我的吗？

——好了，再原谅你一次。喂！浪琴，今晚有没有空？我和唐飞请你吃晚饭。

——怎么？补偿昨晚冷落我是不是？

——别这样嘛，浪琴，昨晚实在是人太多照顾不过来，原谅一次嘛，好不好？

——这样吧，明天我请你们，今天不行，晚上我有一场表演，中午要去试装。

——你总是这么忙碌，想跟你谈谈都没时间。今天还在台湾，明天就跟着模特儿飞到香港，后天又从香港跑到新加坡，哪一天你才静下来嘛。

——淑君，这样好不好？现在到我这来，中午以前我的时间都是空的，好不好？顺便我把昨天忘记带去的订婚

礼物补交到未来的唐太太手里。

——好吧！你等我罗。

——我等你，马上来。

放下电话，梳洗了一下，没有化妆，披了件晨袍，伸伸腰，浪琴帮自己点了烟。

第一根烟还没抽完，电铃就响了。打开门，有着一张娃娃脸，象小鸟一般活泼的淑君，站在门口。

“嗨！淑君，真够快，进来吧。昨天晚上我再抱歉一次。”

“算了，你已经被原谅了。”

“喝点什么？”

“有可乐吗？有的话给我一瓶，我好渴。”

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可乐，递给淑君一瓶，浪琴拿了只空杯，倒了半杯酒，再加上半杯可乐。

“干什么嘛，浪琴，大清早喝什么酒。”

“我们这种不快乐的人不喝酒干嘛？”

“什么叫快乐？”

“象你就叫快乐呀。”

一个漂亮包装纸包的小纸盒放到淑君前面，浪琴握住淑君，收起那种不在乎的态度，虔诚而慎重地举起一半可乐、一半酒的杯子。

“永远都保持你的快乐，唐飞是个不错的男孩子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很爱你，非常爱你。你们会幸福，因为你是会给任何人带来幸福的女孩，这句话早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对你讲过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浪琴，说真的，在女孩堆里，不管到哪，你总是条件最好的，有很多很完美的幸福等你去挑，你为什么不肯安

定下来选择？”

“我们不同，就象唐飞说的，你是那种属于家的女孩。而我不是，否则我不会离婚。”

“浪琴，难道你要这样飘来飘去飘一辈子吗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点燃一根烟，手一挥，喝了口可乐酒，又在杯里加了些酒：“不谈我了，来谈你的唐飞。”

一说到唐飞，淑君都感觉出自己连眼睛也在笑了，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，但却扼止不住自己不谈他。

“唐飞可能要到新加坡，现在他爸爸的业务差不多都由他接了，唐飞说他要到新加坡去一趟，把市场扩大，时间多的话，泰国、马来西亚也要去。”

“什么时候去？我下个月可能也要去新加坡参加一项时装展览。”

“真的呀？我听唐飞说好象也是下个月咧。”

“那借用一下吧！回台湾就还你，看看跟你那个优秀男子谈恋爱是什么滋味。”

“没问题，回台湾不还都可以。”

“少说得那么大方，到时候淡水河又多了一名想不开的女孩。不过说真的，淑君，我可以确定，把世界小姐放在唐飞前面，你邵淑君仍然胜利。”

“浪琴，不要一直谈我了，谈谈你好不好？你现在又跟什么人好了？我每碰到你一次，你就换一个男朋友，从没见你固定过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，谁叫他们都不可爱，都不象唐飞那么优秀。”

“这不是理由，上回那个叫张光什么的，人家分明不错，

对你用了好多感情，你说甩就甩，害得人家差点自杀。”

“能怪我吗？一开始我就跟他说了，这只是玩游戏，态度很明白，谁叫他用感情的？”

是的，能怪浪琴吗？要怪只能怪造物者，给她这样迷惑人的脸，这样迷惑人的身材，和迷惑人的浓浓性感气质。

“浪琴，也许，如果你不是这么美，在男人面前那么有信心，也许你现在会快乐些。我是说真的，你或者能对感情安分点，你之所以这么不在乎男人，是因为你选择的机会太多了，这不是好现象。要是我能变戏法的话，我要把你变丑点。”

“那你就变吧，把我变出一脸麻子，两只斗鸡眼，包准安安分分地嫁给一个斜眼歪鼻，边说话还边流口水的大白痴。”

“你别说，浪琴，那样的话，你也许快乐些。”

“是哟，那你最好把我变成一个疯子送进精神病院，我成天又叫又笑，才快乐呢。”

“好啦，谈正经的，浪琴，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换个职业，要不就固定在国内，不要今天到这儿、明天到那儿，女孩子总是女孩子，老是飘来飘去总不太好。”

“我们不是一型的，我不适合固定，而且我喜欢飘，最好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都在飘。”

“你不会疲倦吗？你已经飘了好几年了。”

“当然会疲倦，只是还不到时候。”

“什么时候你会疲倦？”

“也许明天，也许明年，也许到我呼吸停止的那一天，总

有一天我会疲倦。”

总有一天会疲倦，哪一天呢？问谁？对自己笑笑，浪琴把可乐成份已经很稀薄的酒一口喝下去。淑君又在摇头了，这个属于家的女孩，摇什么头呢？这也是生活啊！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啊！

才陪淑君送走唐飞，时装表演团出国的日期就跟着下来了。

象每次一样，机场早停了大批的摄影记者，个个模特儿搔首弄姿，抢着让自己的线条跑进摄影镜头里。

提着自己的化妆箱，浪琴找了个空档，笑着走到那个快乐却容易伤感的淑君旁边。

“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唐飞？”

“没什么话好带，他比较会照顾自己，倒是你我要给你几句话带走。”

“说吧，不过别说太多，否则化妆箱装不下。”

掐了浪琴一把，淑君象个嘱咐远行孩子的妈妈似的，柔和关切地一本正经开始说。

“酒呀烟的不要没节制，还有，上回我听人家说，你在外面服LSD，是不是真的？要命了你。”

“淑君，你当管家是最适合不过的了，完了，以后唐飞没好日子过了。”

“不要跟我胡说八道了。这次，不能再这样了，我昨天给唐飞打了个长途电话，把你住的酒店告诉他了，我叫他照顾你，不要让你乱来。”

“天哪，淑君，你当我还只是傻兮兮的小女孩呀。”

嘴巴是在大声嚷叫，但心底那份感动却差点逼得掉下眼泪。用笑哈哈的带过心底的情绪，却忍不住紧紧握着那双纤细巧小的手。

“快上飞机了，要我帮你带点什么东西回来？”

“帮我把你平安无事的带回来。”

这回，泪再也逃不过了，眼圈一红，眼眶就感到一阵潮湿，紧紧握着那双手好一会儿，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回去吧。”

“到新加坡记得给唐飞打个电话，我抄给你的酒店和电话号码你带了吧。一到那就给他电话，记住没？”

“真是的，我又不是第一次出去，好象我这一次去会死在那儿似的。”

“死呀死的，你这人怎么搞的嘛。反正去了那就马上跟唐飞联络。这回有人看住你，你少给我在外面乱来。”

“如果是唐飞乱来呢？我要不要看住他？”

“他比你懂得约束，比你懂得照顾自己。”

“啧啧，啧啧。”

“啧啧什么啧啧，本来嘛。”

“好了，我要进去了。”

“老话一句，保重自己。”

用化妆纸小心地轻轻沾去眼角圈的潮湿，挤出笑容，走向时装团的行列，那种浪琴惯有的不在乎神态又回来了。

过境香港停了片刻，再飞到新加坡已经是夜晚了。

坐了四个多小时的飞机，浪琴觉得有说不出的劳累，住进酒店，洗了个澡，安眠药都没用就睡着了。

今天这儿表演,明天那儿请客应酬,好几天了,浪琴根本就忘记淑君在机场一再交代跟唐飞联络那回事。

下午在凯悦酒店表演了夏季服装,回到住的文华酒店,服务台说有个男的打了好几个电话来。

男的?谁?到新加坡有四天了,是认识了几个男的,但没有谁知道自己住这。

用下妆油轻轻地下掉脸上的妆,洗了个澡,肚子有点饿,但已经下了妆实在懒得下去吃晚饭。浪琴正要拨电话到酒店的餐厅部,请他们送点吃的上来,电话铃突然响了,吓浪琴一大跳,竟是唐飞。

——唐飞!是你呀?

——今天打了几个电话给你,你都不在。

——原来下午的电话是你打来的。我还在想会是谁,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你。

——淑君说万一你没跟我联络,就叫我给你打电话。最近忙得不得了,今天比较空,所以就拨了淑君告诉我的电话。怎么样?过得好吗?忙不忙?

——忙倒是不怎么忙。这两天都在凯悦酒店表演夏季服装展。

——晚上呢?晚上还表演吗?

——今天晚上没事了。

——这样吧,你还没吃晚饭吧?我请你吃晚饭。

——你请客?还是我请你好了。

——不行不行,这个客我请定了。

——那么坚持呀!好吧!你请,下次我只好回请了,在哪儿呢?

——你看呢？你选地方，新加坡我不太熟。

——嗯，就到凯悦怎么样？

——就是你表演的那个酒店？

——对！就是那儿，二楼中餐部。

——好，我现在就过去，等会儿见了。

——等会儿见。

穿了件黑色凹肩及地媚喜装，在镜前把一头乌亮亮的长发中分梳直，什么妆也没化，就出了文华酒店。

下车登上二楼，唐飞已经到了，坐在靠边角的位置，远远的扬着手打招呼。

“嗨！你来得这么快？”

“我刚坐下，你就来了。”

“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好卸妆，想叫人送东西上来。”

“其实，化不化妆都不影响你的得天独厚。”话一脱口，唐飞就觉得讲得不恰当，尽管这是一句真话，但听起来令人有轻浮的意味：“淑君说你们念大学的时候，你从不化妆，但比那些化了妆的还要明艳。所以，我刚才那句话是依照事实讲的，毫无夸张或者是奉承等等的含义。”

浪琴哈哈地大笑了，这个淑君的未婚夫，真绝，这有什么好解释的。

“淑君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记不起来了。”唐飞也不是个善于做作的男孩，但笑起来就没浪琴这种很撒得开的豪迈，女孩子能这么放声大笑不顾旁人的还真不多：“淑君最常提的就是说：你很潇洒，敢做敢当，常常活在自己的想法里。”

“淑君总是用最含蓄的字眼掩饰我的行为。”

唐飞笑笑，他懂浪琴话里的意思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唐飞总感觉浪琴是个可爱的女孩，虽然一共才见过两次面，而且两次的交谈又是这么浅。

“对了，你怎么会选择模特儿这个职业？”

“你不觉得我不当模特儿太可惜了吗？”

又是放纵的大笑，垂在两肩的长发抖动着散开了来，大而亮的眼睛，耸高的鼻子，宽薄的嘴型，一点妆都没有，但仍吸引着人的视线。唐飞突然想起有一次淑君说：只要看过浪琴，就再也不会赞美别的女孩了。

“你喜不喜欢这个职业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？离婚以后我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工作，好几年了，已经适应了，如果再换个别的工作，又要重新培养一份适应能力，何必呢，麻烦。”

手朝空中一挥，耸高的鼻子一皱，表示着不在乎。淑君没说错，浪琴真的是潇洒型的女孩。

“谈谈你吧，这次来新加坡要呆多久？”

“个把月，也许更久。你呢？”

“我们两个礼拜就结束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转到香港，可能香港也要停两个礼拜。”

菜上来了，看看桌面，浪琴发现少了样东西。

“你喝不喝酒的？”

“喝，但量不大。”

“我们来点酒怎么样？”

“可以呀。”

等待者转身去拿酒，唐飞才猛地想起淑君在电话里的